

北印佛教教難

《印度之佛教》第一章

一、從教難看佛教之演變（第一章）

印度佛教五期之流變，自佛教傳布之興衰言之今更束為三時教。

一、佛元三世紀中，**熏迦王朝毀佛而佛教一變。** 前乎此者，佛教與（摩竭陀）**孔雀王朝**相依相成，國運達無比之隆盛，佛教亦登於**國教**之地位，遍及於五印，遠及於錫蘭、罽賓。後乎此者，佛教已失其**領導思想**之權威矣。

二、佛元九、十世紀，佛教北受匈奴族之蹂躪，東受設賞迦王之摧殘，而印度教則尤明攻暗襲其間，佛教又為之一變。 前此，佛教雖失其政治之指導權，偏於學術之研幾，然傳布普遍，不失為印度大宗教之一。後則局處摩竭陀，書空咄咄，坐待衰亡而已。

以教難而觀佛教之演變，頗明白可見：初則聲聞（小乘）之「四諦乘」，中則菩薩（大乘）之「波羅蜜乘」，後則為如來（一乘）之「陀羅尼乘」。

二、教難之嚴重（第十六章 第一節）

佛元九世紀之初，名德輩出。性空者**佛護、清辨**，唯識者**陳那、安慧**，說一切有者**德光、覺使**，各暢所宗，大法稱盛。然**大體為論，小乘既日見衰竭，大乘復遠遜於小乘也。**

1 佛元八百五十年頃，**匈奴族掠北印**，至**密希拉古拉**而破壞特盛，前已備言之。夙為說一切有系淵藪之**迦濕彌羅、健陀羅**，寺圯僧少，迥非昔日之舊。**笈多王朝**瓦解，全印陷割據之局。占有北印之匈奴，南下之勢猶急。

2 九百四十年頃，**拉奇普他那地方**，成立**遮婁其國**，以阻匈奴之南下。婆羅門學者，師**熏迦王朝**遺意，鼓勵**濕婆神**（即大自在天）之熱信，以資武力之團結，**佛教頗受其礙。**

時有**崇信佛教之伐彈那王朝**，興起於**中印**，以**羯若鞠**（**曲女城**）為國都，其始不詳，或謂系出摩臘婆云。以玄奘所記觀之，則與摩竭陀關係頗深。

十世紀之後期，**東印**羯羅拏蘇伐剌那（**金耳**）國日強。**國王設賞迦**（**月**）挾武力西侵，所至**壞佛法、毀寺、坑僧、伐菩提樹**（佛成道處），**教難遍及於恆河兩岸。**拘尸那（佛涅槃處）之佛教，為之焚燬殆盡。玄奘師事之**戒賢**，即被坑而得脫者。

九百九十二年，伐彈那王婆羅羯羅（光），感國難、教難之逼，率兵東征，不幸卒於軍。長子曷邏闍伐彈那（王增）立，設賞迦王誘與和而殺之。弟曷利沙伐彈那（喜增），被立於危急之時，號尸羅阿迭多，即玄奘西遊所值之戒日王也。戒日王禱於觀自在，一舉而勝設賞迦王，伐彈那王朝慶中興焉！戒日王用兵六年，統一中印度。崇信佛法，致三十年太平，佛教得稍稍復興。戒日王南攻摩訶剌陀，不克；晚年用兵於烏荼；迦摩縷波有抗衡意；其受東南民族之掣肘，無暇問西北事，實非笈多王朝強大之比也。一千零三十四年，戒日王卒，中印復大亂。

婆羅門教學者，如前彌曼薩派之鳩摩利羅，後彌曼薩派之商羯羅，同出十一世紀，融攝佛教之理論而大成其學。印度教之復興，至此而大成。

孔雀王朝而後，佛教在印度，雖多受嫉視，然以哲理之發揚，猶見重於時。迨婆羅門哲學大成，佛教僅有之特色，亦消失無存。不探古以創新，則因循荏苒，阿世取容以苟存而已！（中國佛教，會昌法難而理論衰，特色猶有禪在；理學興而佛教之特徵失，寺院經讖之佛教，其何以自存乎）！相傳商羯羅嘗至藩伽羅，與佛徒辯，其時法將無聞，竟莫有能敵之者。道場二十五處被焚掠，五百比丘被逼改宗。東至歐提毘舍亦然。南印度以鳩摩利羅派之隆盛，佛弟子莫能勝之，民間乃多改其信仰。即佛教最高學府之那爛陀寺講學之制，亦因之略變，凡無力折伏外道者，可於內室講授，不得公開云。

三、罽賓區與印度佛教開展的關係

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〈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之關係〉

1 釋迦佛時，佛教本只流行於恆河兩岸，律典稱此為「中國」。

2 阿育王時代，佛教向南北擴展。南方越過大海，傳入錫蘭，成為分別說系赤銅鑠部的化區。北方到達罽賓，又擴展到西北及東北。

3 到五百年頃（西元前後），印度全境——從南到北，到處有大乘興起。

罽賓及以北地區，為北方的大乘重鎮。南方是：東印的烏荼，南印的安達羅，（南）憍薩羅，都是大乘區。大乘佛教是南北呼吸相通的。

從發展情況來說，1 在安達羅與貴霜王朝時，大乘是由東南而西北的。2 笈多王朝時，南北同向中印會合。3 後期佛教是由西北而流向東南。

從佛教來說，是以大雪山、雪山（忽嶺）為中心，而向東南西——三方擴展的。1 忽嶺以東，北道的沙勒、龜茲等，是小乘區；而南道的莎車、于闐，為大乘的教區。2 忽嶺以西，吐火羅、

康居，都是小乘教；安息也以小乘為主。3 山南，烏仗那、迦畢試、咀叉始羅，是大乘重鎮；迦溼彌羅卻是小乘。在這區域裡，健陀羅是大小並盛的佛教中心。罽賓區（從印度河上流山地到新疆西南山地）是著名的禪觀勝地；從此發揚出來的佛教，有小乘也有大乘。

罽賓瑜伽師的次第發展，是論師、經師、禪師的次第代興；是由小而大，由顯而密；從淨持律儀，心物平等，向唯心的、神秘的，欲樂為道而邁進。

四、北印度之教難

《佛教史地考》

一 緒言

健陀羅與迦溼彌羅為中心的北印佛教，在貴霜王朝時代，曾達到高度的發展。阿毘達磨與佛教藝術，都有過非常的光榮！但到玄奘遊學印度時，所見的是荒涼、衰落不堪。佛教的衰落，不能完全推於劫運，魔王、外道。換言之，佛教徒必然有些缺點，無法改善才一敗不可收拾。

關於北印佛教的教難，我認為經典中保存許多史實。本文主要以《阿育王傳》的拘睒彌法滅說為對象，從傳說的有關事件中，傳說的演變中，看出時代的先後與新的史實。此法滅說的預言，幾成為北印教難史概論。

雖然北印的教難，以前還有弗沙密多羅王的毀法，影響到奢羯羅一帶；以後還有回教的侵入。但從西元前二世紀中，到西元五、六世紀間，北印佛教的教難，已大體可見。

二 三惡王毀法的傳說 《阿育王傳》

《阿育王傳》是最古典的，預言「滿千年已，法欲滅時」的惡王與惡比丘，如何破壞佛法，以及最後滅法的情況。

傳中說：「三惡王毀滅佛法，殺害一切；欲向東方」；寫出侵逼恆河上流而進窺中流的情況。三王是侵入印度的外族，後雖多有信佛，然在侵入階段，對於佛教寺塔的財富，會摧殘掠奪。依印度史的實際情形，研究三王（希臘、波斯、塞迦）的地理分布，可推斷這是西元前三、五十年的局面。

《阿育王傳》的編纂者，看到政治的紊亂，戰局的殘酷，塔寺的被毀壞，僧眾被殘殺；而佛教內部，從阿輸迦王時代以來，一天天的部派紛歧，教學者與行持者的尖銳對立，於是呼出正法千年、佛法盡滅的預言，來警告佛教僧侶們。將擊退外族，安定印度的功業，寄託於像阿輸迦王那樣理想的國王（《阿育王傳》即是在這樣的意境下編成的）。

（佛教負有盛名的護法者——彌鄰陀王，即屬於希臘的猶塞德謨王系。他約西元前一五〇年前後在位，為希臘人在印度的全盛時代。）

三 迦旃延與僧伽羅剎的忠告 《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經》

從《阿育王傳》中，提出惡王與法滅的部分，給予單獨組織的有《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經》。這是迦旃延看到未來的情況，為弟子們宣說，以警策弟子們精進修行的。迦旃延即說一切有部最重要的大論師——《發智論》的作者；僧伽羅剎是迦旃延的弟子。

依本經說，惡王的興起與壞法，實由於比丘們不能依法而行，略舉幾點如下：一、捨經法而樂受雜說；二、厭靜默而樂憤鬧；三、飽食終日，言不及義。四、廣蓄眷屬；五、窮逼出家。六、鬥諍怨恨。七、邪命自活；八、瞋惡持戒者。

四 千年法滅說的修正 《摩耶經》《涅槃經》

法滅的傳說，本是「過千歲後，正教法滅」的預言，也即是正法千年說。但那時在大月氏王朝護持下，得到和平發展；三王擾亂印度的事實，已漸忘卻，所以《婆沙論》不明說惡王是誰，僅有傳說的預言。

千年法滅的傳說，在佛教擴展中並沒有實現。在佛教徒意境中，也不希望實現。然此預言，有警策功用，也還常在佛弟子傳說中，但給以新的解說。如1《摩耶經》：千五百年說，代替了千年的傳說。

2《涅槃經》，約集出流行於西元二、三世紀間。他在敘述拘睺彌比丘諍論以致法滅後，接著說：「爾時，其國有十二萬諸大菩薩善持我法，云何當言我法滅盡」！這是進入佛法常住——後期佛教時代；以為，法滅僅是形式的比丘佛教的毀滅，而祕密菩薩——在家的，人與非人的大乘佛教，照樣興盛。

五 罽賓滅法與師子比丘 《大威德陀羅尼經》

拘睺彌法滅的傳說，又見於《大威德陀羅尼經》。此傳說與罽賓滅法有關，因而牽涉到師子比丘與彌羅掘王。

《付法藏因緣傳》說：「復有比丘，名曰師子，於罽賓國大作佛事。時彼國王名彌羅掘，邪見熾盛，心無敬信，於罽賓國毀壞塔寺，殺害眾僧。即以利劍，用斬師子頭，頭中無血，唯乳流出，相付法人於是便絕」。師子比丘，即中國禪宗推崇的二十四祖，他為彌羅掘王所殺。

經說：罽賓的慘遭滅法，甚至師子比丘的被殺，是受了外道偽裝佛沙門的牽累。但滅法的實際原因，還有一不同的傳說：那拉一世時，曾興建一所伽藍，有位佛教行者以魔力誘拐王妃。王怒而將此伽藍及所屬的數千伽藍，一律燒毀。

即使是偽釋子闖下大禍，真釋子未必毫無關係。如《佛滅度後棺殮葬送經》，一名《師比丘經》或《比丘師經》說：佛教僧侶，娶妻生子，飲酒，無惡不作。於是國王大怒，僧侶們被驅逐了！

罽賓佛教，大抵因為師子比丘闖下大禍，佛教受到重大的摧殘。佛教界說是偽沙門；其實，真沙門也好不了多少！師子比丘不過是導火線而已！

迦膩色迦王為二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的名王。此後，罽賓國確曾有斥逐佛徒，毀壞佛法的事件。後因呬摩咀羅王的平定迦溼彌羅，佛法再見光復。所以此次罽賓滅法事件，約為西元二〇〇至二五〇年間事。

《大威德陀羅尼經》所敘的法滅情況，顯然是在罽賓滅法與拘睢彌法滅的傳說中，參入新的成分，結合為新的傳說。這是面對彌羅掘在北印度摧殘佛教的事實，將古老而普遍的罽賓滅法與師子比丘事件，使他在這嶄新的事實中復活。

從來罽賓滅法的傳說，與「誘拐王妃」，「潛入王宮」，「妻居育子」有關，即含有男女曖昧的事情。但此與日本式的娶妻不同，也與中國內地僧侶不同。因為日本是公開地轉移到一般人的家庭常情；內地僧侶是偷偷摸摸，內心還覺得非佛法。

罽賓比丘的作風，卻是西藏喇嘛式的，把男女情欲神秘化，作為修行佛法。公然要女人將身體貢獻給他們，因為這是「如來付囑汝」。女人在信仰佛教的熱情下，聽說這是佛說的，是無邊功德的大供養，於是上當了。「如己家無異」，即是儼同夫妻。「我住於此十年勤求，猶尚不能得是諸法；如汝今者，於一夜中已得是法」就是七世紀以後，印度佛教公開而冠冕堂皇的無上瑜伽——雙身法、歡喜法。這種男女交合的歡喜法——近於中國道家的御女術，以運氣攝精為核心，加上幾多儀式與高妙的佛學。在密宗，不但男人要經老師的秘傳，女的被稱為明妃，也得施以訓練。後期佛教泛濫不堪的歡喜法，佛教中早已存在，此經即一明顯的證據。

本來，性欲與生俱來，為一般人極平常的事實。自古以來，即有神秘崇拜，與神教相結合。佛教本為厭離塵欲而出家者，等到佛教普泛傳開，沒有厭離出世心的濫入僧團，變態的性生理，不期而然的促使與外道固有的性欲崇拜相結合，構成此一夜便學會的佛法。起初，在佛教僧團中是不能公開的，被呵責的，驅逐的；即在大乘盛行的時代，也還如此。到七世紀後，才冠冕

堂皇的自以為佛教最高的法門。罽賓佛法的被滅，隱著這一段史實。

六 彌羅崛的滅法 《付法藏因緣傳》

《付法藏因緣傳》：「時彼國王名彌羅掘，邪見熾盛，心無敬信，於罽賓國毀壞塔寺，殺害眾僧」。

彌羅掘王的破壞佛法，是確實的事件。廢僧伽藍，凡一千六百所。約在西元四八四年頃，白匈奴即中國史書中的嚙噠侵入印度。酋長頭羅曼，在五世紀末建立王朝。他的兒子，即摩醯邏矩羅(彌羅掘)，勢力非常強大。依《西域記》說：他大大破壞罽賓與健陀羅的佛教。嚙噠，是游牧部族，「其性凶悍」。鐵騎縱橫，很快的控制了健陀羅、罽賓一帶。游牧部族的勝利者，殘酷好殺，掠奪寺廟的財富，是必然的。嚙噠在北印強大的時代，佛教所受的摧殘，難以計算的。這些在貴霜王朝時代，都是佛教極隆盛的中心區域。玄奘時代，已一敗塗地，荒涼不堪！

嚙噠侵入時，北方佛教崩潰的一幕，《大威德陀羅尼經》暗示得非常明白。1 先說到罽賓比丘的邪淫，五百淨行比丘被惡比丘所殺，於是國王嚴厲的打擊那些惡比丘，「三千比丘，一時斷命」。2 逃出來的比丘不少，到了多剎尸羅城，索性集合武裝起來；3 比丘們在布沙波祇，獲得暫時的勝利；但後來顯然是力量不敵，比丘們被逼逃到拘睺彌。

此一傳說，上承罽賓滅法，下接拘睺彌法滅的古舊傳說中，插入北印度比丘武力自衛的新傳說。大抵在嚙噠入侵時，比丘為了護教，武裝起來，協助統治者抗敵。但在失敗時，但又始羅反而拒絕比丘入內，於是北印的佛教沙門全部逃遁。此經的編集傳譯者，不滿比丘們輕舉妄動參加戰爭，因而使北方佛教遭受更慘的境遇。但從世間觀點，多少還含有護國護教的情緒在內。

北印佛教，在長期的內憂外患下，衰落了！

五、定增上學（成佛之道 第四章）

進修於定學，離五欲五蓋。

戒學清淨，要依戒而進修定學。如修定想有成就，一定要『離欲及惡不善法』。因為定屬色、無色界善法；如心在欲事上轉，不離欲界的惡不善法，是不能進入色界善法的。

念念不忘飲食男女，貪著五欲，對人做事，不離惡行，卻想得定，發神通，真是顛倒！最顛倒的，道教中有，印度教中也有，也混進佛法中；這就是想從男女淫樂中修定。

原來，印度的『三摩鉢底』一詞，意義是等至，平等能至；指禪定的心境說。但印度人也稱男女性交為三摩鉢底（『雌雄等至』），因那時心意集中，淫樂遍身，類似定心的現象。想得定而捨不得欲樂，從三摩鉢底的字義中，有意無意雜揉起來；修精煉氣，在色身及淫欲上用功，不覺誤入歧途！

在應離的欲及惡不善法中，欲是「五欲」；惡不善法是「五蓋」。

五欲，是淨妙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。看出他的過患相，才能不生染著；名為離欲。在五欲中，男女欲最嚴重；這是以觸欲為主，攝得色聲香的欲行。經中形容：如緊緊的繩索，縛得你破皮、破肉、斷筋、斷骨，還不能捨離。

五蓋，是欲貪蓋，瞋恚蓋，昏沈睡眠蓋，掉舉惡作蓋，疑蓋。這都是覆蓋淨心善法不得發生。1.欲貪，從五欲的淨妙相來。2.瞋恚，從可憎境起。3.昏沈心情，味劣下沈，與睡眠鄰近，是從闇昧相來。4.掉舉與昏沈相反，是心性向上飛揚。惡作是追悔。5.疑，不能正思惟三世的諸行流轉，就會著我我所。這些，要修不淨想來治欲貪；修慈悲想來治瞋恚；修緣起想來治疑；修光明想（法義的觀察）來治昏沈睡眠；修止息想來治掉舉惡作。這五蓋除遣，定也就要成就了。